

宋元學案

靜清學案表

史蒙卿

程端禮

蔣宗簡

獨善孫

小陽深寧門

樂良

張信

人

蓮塘潛齋進

附從弟衍復

陳韶

齊再傳

戚秉肅

晦翁迂齋慈

王楚鼇

湖前齋真西

父起宗

山二傳

徐仁

白水籍溪屏

山延平東萊

象山詹氏蔡

程端學

宋元學案卷八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靜清學案

祖望謹案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始改而宗朱淵源出于蓮蕩晏氏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于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則純于朱

者述靜清學案

梓材案是卷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一謝山序錄改爲靜清學案

陽王門人

晏徐再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卿

史蒙卿字景正號果齋鄞縣人獨善先生彌鞏之孫也年十二入國子學通春秋周官時江益公萬里爲祭酒甚器之咸淳元年進士授景陵主簿歷江陰平江教授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自黃東發與先生始黃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務明體以達用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爲法宋亡不復仕自號

靜清處士有靜清集

修

百家謹案四明自楊袁舒沈從學于象山故陸氏之學甚盛其時傳朱子之學者有二派其一史果齋從晏氏入其一余正君從輔氏入故爲四明朱門一二兩案又王深寧從學于王埜埜從學于真文忠公亦出自朱門詹體仁者也

果齋訓語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畧有四一曰尙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于尙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尙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于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之域矣何足以爲士哉此志旣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一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必明以此反身必誠乃學問之大原也夫旣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于吾心矣然一心之

中雖曰萬理咸具天敘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于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閒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于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于斯無少閒斷人欲日以銷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于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若

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畧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并惟同志勉之

此本雙峯饒氏之訓

附錄

果齋先生每教學者以朱子日用自警詩揭于座右其詩曰圓融無際大無餘卽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于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莫放疏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祖望謹案蓮蕩晏氏之學傳于陽氏陽氏之學傳于吾鄉

史氏卽靜清也

梓材案宋史史南叔附先生傳云受業巴川陽恪號以齋爲小陽先生之子小陽

則朱子再傳弟子也顧程段齋親及先生之門其爲讀書分年日程識工程綱領後云果齋先生早師常德小陽先生大陽先生陽先生師涪陵晏先生晏先生師朱子未嘗言及以齋袁清容誌先生墓亦云太中在湖北時謁告歸省從巴川陽公岳學易春秋太中者先生之父名肯之黃文獻則云繼朱子之學者自晏氏淵大陽先生坊小陽先生岳以至于史氏是知先生所受業者小陽先生非小陽之子史傳蓋誤

謝山靜清書院記曰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

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

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

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

盛史氏之賢詰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

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



巴陵陽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于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擷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于斯文能無媿色清容作靜清墓志于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于儒苑竄奧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于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

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

靜清門人

晏徐三傳

教授程畏齋先生端禮

程端禮字敬叔鄞縣人學者稱爲畏齋先生初用舉者爲建平建德兩縣教諭歷稼軒江東兩書院山長累考授鉛山州學教諭以台州教授致仕先生受學于史靜清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其弟端學剛明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人以比河南兩程氏云

修

百家謹案慶元自宋季皆傳陸子之學而朱學不行于慶元得史靜清而爲之一變蓋慈湖之下大抵盡入于禪士以不讀書爲學源遠流分其所以傳陸子者乃其所以失

陸子也余觀畏齋讀書工程本末不遺工夫有序由是而之焉卽謂陸子之功臣可也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且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

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陵躐之患矣若  
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  
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  
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  
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  
學第一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  
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徧時二百徧時自是強一百  
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  
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  
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  
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

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夾湊他底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有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箇自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于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覈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

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其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

者告君上舉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訓以顏子之善學其贊孔子循循善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舍是無以爲用力之地與蓋盈天地間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之于書者載道爲九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與朱子曰約禮則只是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

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而切己體察卽約禮之事  
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  
學者讀書能循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  
之不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詳且  
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與世之讀書其怠忽閒斷者固不足  
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  
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材夫豈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讀  
書法首與同志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  
精仁熟賢才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設願不  
美哉

存存齋銘



性與天道夫子罕言于易乃言成性存存惟性之成天子其全如體畢具無異愚賢心統性情性體惟靜心乘氣機存之斯正曰惟存心所以存性其方伊何在乎主敬其效伊何動靜皆定無閒無雜始曰存存虛閒靜一細微糾紛弗謹弗養千里其奔勉強安行聖賢是分效天法地道義之門

讀書分年日程

八歲未入學之前

讀性理字訓

程逢源增廣者

○日讀字訓綱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孫芝

老能言作性理絕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于飯後使之記說一段

自八歲入學之後

讀小學書正文。○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此朱子苦口教人之語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乃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讀二三十遍後凡讀經書放此自此說小學書卽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其習爲悠緩以待日暮法當纔辦徧數卽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一每夙興卽先自倍讀已讀冊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徧內一日看讀內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閒補正徧數其閒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于日程空眼簿凡冊首書爛熟無一

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閒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溫乃得力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溫倍漸疏不得力矣宜謹之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淡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虚心涵泳孔子所謂溫故知新以異于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一師試倍讀昨日書○一師授本日正書假令授讀大學正文章句或問共約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須多授一二十行以備次日或有故及生徒眾不得卽授書可先自讀免致妨功先計字數畫定大段師記號起止于簿預令其套端禮所參館閣校勘法黃勉齋何北山王魯齋張導江及諸先生所點抹四書例及放王魯齋正始音等書點定本點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令面讀子細正過于內分作

細段隨文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點記于簿邊按每細段讀二百徧內一百徧看讀內一百徧倍讀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讀須聲實如講說然句盡字重道則句完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徧數他日信口難舉須用數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百徧足卽以墨銷朱點卽換讀如前盡一日之力須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一千字寧賸段數不可省徧數仍通大段倍讀二三十徧或止通倍讀全章正經并註或問所盡亦可必待一書畢然後方換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徧數此以朱子讀書法小學書及所訂程董學則修。一師試說昨日已說書。一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書畢次大學

畢次論語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註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求其訓註中無者使簡韻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粗解卻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反覆說通面試通乃已久之縱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即使自看註沈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以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依傍註意說正文。一小學習寫字必于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徧過卻用智永如錢真字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于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寧令翻紙以空處再影寫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

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乃止必如此寫方能他日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又使自看寫一遍其所以用千文用智永楷字皆有深意此不暇論待他年有餘力自爲充廣可也蓋儒者別項工夫多故習字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說文字林六書畧切韻指掌圖正始音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傍點畫六書之正每考三五字或十數字擇切用之字先考凡鈔書之字偏傍須依說文翻楷之體骨肉閒架氣象用智永非寫詩帖不得全用智永也。一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說小學

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義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記對類單字使知虛實死活字更記類首長天永日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便行使畧知對偶輕重虛實足矣此正爲己爲人務內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由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不惟妨功最是奪志朱子諄諄言之切戒○一隻日之夜大學令玩索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虛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摭章句之旨以說上正文每句要說得精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說性理深奧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黃勉齋

眞西山集義通釋講義饒雙峯纂述輯講語錄金仁山大學疏  
義語孟考證何北山王魯齋張達善句讀批抹畫截表注音考  
胡雲峯四書通通證趙氏纂疏集成發明等書諸說有異處標  
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  
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  
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于身心  
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子諄諄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  
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此之謂也不  
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凡先說者要  
極其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  
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小學止令玩索小學燈火起中秋



止端午或生徒多參考之書難徧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便之。一雙日之夜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徧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倍讀熟書必緩而又緩思而又思詳見續冊首書條凡溫書必要倍讀纔放看讀永無可再倍之日前功廢矣切戒如防誤處寧以書安于案疑處正之再倍讀倍讀熟書時必須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文倍讀盡本章注文就思玩涵泳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得所以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注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用徧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并書日揭之于壁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一隨雙隻日之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性理畢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學失時失

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句句自要

說得通透乃止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綱

此書鈐定性理語約而義備如

醫家脈訣最便初學

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通書西銘並看

朱子解及看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錄

看葉氏解

續近思錄

蘇氏編見性理

羣

次看讀書記大學衍義程子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周子文集

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

透徹融會切己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于此讀書

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有合記者仍分類節鈔若治道亦見西

山讀書記大學衍義。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

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功次日早于師

前試驗親筆句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力

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兩盡皆可自見施之學校公教

尤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

假如小學簿紙百張

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讀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

止用一日本未欲以此間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

文辭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至如大學惟印讀經

日程待四書本經傳註既畢作次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

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

分日輕重決不可紊人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爲大儒也孰

禦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虛擲矣今將已刊定空

眼式連千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易正文。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及古註陸氏音義賈氏音辯牟氏音考。一讀書倍溫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并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并三傳正文

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又通倍大段早倍溫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溫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學之年即當尙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註或十五歲前用功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一讀書倍溫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遍倍讀百遍並如前法。一夜閒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必確守朱子讀書法六條。○居敬持志。○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

必以身任道靜存動察敬義夾持知行並進始可言學不然則不誠無物雖勤無益也朱子論學者曰學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真是無著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其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夜氣箴當熟玩體察外有天台南塘陳先生夙興夜寐箴曰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于其閒澹以

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味爽  
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捉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  
靜一乃啟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  
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爲明命赫然常目  
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疑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  
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  
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齋莊正齊振拔精明夜久斯精齊手  
斂足不作思維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  
乾乾昔金華魯齋王先生以爲此箴甚切得受用以教上蔡書  
院諸生使之入寫一本置座右又云養以夜氣足以證西山之

誤

大學章句或問畢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于集註者

次讀本經。治周易鈔法一依古易十二篇勿鈔彖傳象傳附每段經文之後先手鈔四聖經傳正文依古易讀之別用紙依次鈔每段正文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本義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程子傳其連解彖傳象傳者須截在彖傳象傳正文後鈔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



鈔陸氏音義次節鈔胡庭芳所附朱子語錄文集何北山啟蒙  
繫辭發揮朱子孫鑑所集易遺說去其重者次低正文二字節  
鈔董氏所附程子語錄文集次低正文三字節鈔胡庭芳所纂  
諸家解及胡雲峯易通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本義者其正  
文分段以朱子本義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  
續鈔其讀易綱領及先儒諸圖及說鈔于卷首圖在啟蒙者不  
可移讀法其朱子本義程子傳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  
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須令先讀五贊啟蒙及發揮次本義畢  
然後讀程子傳畢然後讀所節古註疏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  
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程子傳古註疏與朱子本義訓詁指  
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卦作一冊○

治尙書鈔法先手鈔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蔡氏傳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金氏表註及董氏所纂諸儒之說及諸說精確而有裨蔡氏傳者其正文分段以蔡氏傳爲主每段正文旣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書序及朱子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書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首卷讀法其蔡氏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壇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蔡氏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與蔡氏傳訓詁指義同異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

詩鈔法先手鈔詩全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詩正文一章音義  
協音並依朱子次低正文一字鈔所主朱子傳次低正文一字  
節鈔所兼用古註疏次低正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  
文二字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章者次低正文三字節鈔  
輔氏童子問及魯齋王氏詩疑辯及諸說精確而有裨朱子傳  
者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便可續鈔其詩小序及朱子  
所辯附鈔每篇之末其讀詩綱領及先儒諸圖鈔于卷首讀法  
其朱子傳及所節古註疏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  
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須令先讀  
朱子傳畢然後讀古註疏其古註疏及朱子傳訓詁指義同異  
以玩索精熟爲度異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治禮記

鈔法先手鈔每篇正文讀之別用紙鈔正文一段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所用古註次低正文一字節鈔疏次低正文一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正文一字節鈔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相關者次節鈔朱子語錄文集之及此段者次低正文二字節鈔黃氏日鈔陳氏櫟詳解衛氏集解精確而有裨正經古註疏者其正文分段以古註爲主每段正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蓋治禮必先讀儀禮經其讀禮記綱領及先儒諸圖及楊氏儀禮圖鈔于首卷讀法其所節古註并疏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其古註疏之所以合于經典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以異色筆批抹每篇作一冊或二三冊。法春秋鈔法先手鈔

正經每一年作一段讀之讀全經畢別用紙鈔當年經文一段  
次低經文一字節鈔所許用三傳胡氏傳諸說之合于經之本  
義者次低經文一字節鈔三傳胡氏傳諸說之未合者次低經  
文二字附節鈔陸氏音義次低經文二字鈔程端學所著辨疑  
或問凡諸說之有裨正經三傳胡氏傳者已詳見成書每段正  
文既鈔諸說仍空餘紙使可續鈔其讀春秋綱領及先儒諸圖  
鈔于首卷讀法凡所節三傳胡氏傳並依讀四書例盡填讀經  
空眼簿如前法其所附鈔亦玩讀其所當讀者餘止熟看參考  
其三傳胡氏之所以合于經與否以玩索精熟爲度其未合者  
以異色筆批抹每年作一卷每公作一冊或二三冊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性理諸書確守讀書

法六條約用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內專分二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倍溫諸經正文夜閒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爲學之法自合接續明經今以其學文不可過遲遂讀史次讀韓文次讀離騷次學

作文然後以序明諸經覽者詳焉

看通鑑○看通鑑及參綱目兩漢以上參看史記漢書唐參唐書范氏唐鑑看取一卷或半卷隨宜增減雖不必如讀經之徧數亦虛心反覆熟看至于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諡號世系皆當子細考求彊記又須分項詳看如當時君臣心德之

明暗治道之得失紀綱之修廢制度之因革國本之虛實天命人心之離合君子小人之進退刑賞之當濫國用之奢儉稅斂之輕重兵力之強弱外戚宦官之崇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外夷之叛服如此等類以項目寫貼眼前以備逐項思玩當時之得失如當日所讀項目無者亦須通照前後思之如我親立其朝身任其事每事以我得于四書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論斷合如何區處有所得與合記者用冊隨鈔然後參諸儒論斷管見綱目凡例尹氏發明金仁山通鑑前編胡庭芳古今通要之類以驗學識之淺深不可先看他人議論如矮人看場無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虛心也諸儒好議論亦須記仍看通鑑釋文正其音讀看畢又通三五日前者看一編。一分日

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及諸經正文夜閒讀看玩  
索溫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四書既明胸中已有權  
度自此何書不可看

通鑑畢

次讀韓文。讀韓文先鈔讀西山文章正宗內韓文議論敘事  
兩體華實兼者七十餘篇要認此兩體分明後最得力正以朱  
子考異表以所廣謝疊山批點自熟讀一篇或兩篇亦須百遍  
成誦緣一生靠此爲作文骨子故也既讀之後須反覆詳看每  
篇先看主意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序逆抑揚輕重運意轉  
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畧淺深次序既于大段中看篇  
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  
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譬之于樹通看則繇根至表幹生



枝枝生華葉大小次第相生而爲樹又折一幹一枝看則又皆各自有枝幹華葉猶一樹然未嘗毫髮雜亂此可以識文法矣看他文皆當如此看久之自會得法今日學文能如此看則他日作文能如此作亦自能如此改矣然又當知有法而無法無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無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所以然者如化工賦物皆自然而然非區區模擬所致有意于爲文已落第二義在我經史熟析理精有學有識有才又能集義以養氣是皆有以爲文章之根本矣不作則已作則沛然矣第以欲求其言語之工不得不如此讀看耳非曰止步驟此而能作文也果能如此工程讀書將見突過退之何止肩之而已且如朱子或問及集中文字皆是用歐曾法試看歐曾曾有朱子

議論否此非妄言若能如此讀書則是學天下第一等學作天下第一等文爲天下第一等人在我而已未易與俗子言也自此看他文欲識文體有許多樣耳此至末事一看足矣不必讀也其學作文次第詳見于後。一六日內分三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及溫看史夜閒讀看玩索溫看性理書如前法

韓文畢

次讀楚辭。讀楚辭正以朱子集註詳其音讀訓義須令成誦緣靠此作古賦骨子故也自此他賦止看不必讀也其學賦次第詳見于後。一分日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夜閒讀看玩溫性理書如前法性理畢次考制

度制度書多兼治道有不可分者詳見諸經註疏諸史志書通  
典續通典文獻通考鄭夾漈通志畧甄氏五經算術玉海山堂  
考索尙書中星閏法詳說林勳本政書朱子井田譜夏氏井田  
譜蘇氏地理指掌圖程氏禹貢圖鄒道元水經注張主一地里  
沿革漢官考職源陸農師禮書禮圖陳祥道禮書陳暘樂書蔡  
氏律呂新書及辯證律準禋典郊廟奉祀禮文呂氏兩漢精華  
唐氏漢精義唐精義陳氏漢博議唐律註疏宋刑統大元通制  
成憲綱要說文五音韻譜字林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戴氏六書  
考王氏正始音陸氏音義牟氏音考賈氏羣經音辯丁度集韻  
司馬公類篇切韻指掌圖吳氏詩補音及韻補四聲等子楊氏  
韻譜先擇制度之大者如律歷禮樂兵刑天文地理官職賦役

郊祀井田學校貢舉等分類如山堂考索所載歷代沿革考覈本末得失之後斷以朱子之意及後世大儒論議如朱子經濟文衡呂成公制度詳說每事類鈔仍畱餘紙使可續添又自爲之著論此皆學者所當窮格之事以夫子之聖猶必問禮問樂而後能知豈可委之以爲名物度數之細而畧之平日誠能沈潛參伍以求其故一旦在朝庶免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之誚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不能相一之論可決禘祫廟制可自我而定如韓子朱子矣豈特可放源流至論及呂成公錢學士百段錦作成策段爲舉業資而已。通鑑韓文楚辭旣看旣讀之後約纔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溫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看史溫讀韓文楚

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功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

學作文。學文之法讀韓文法已見前既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體矣然後更看全集及選看歐陽公會南豐王臨川三家文體然後知展開閒架之法緣此三家俱是步驟韓文明暢平實學之則文體純一庶可望其成一大家數文字他如柳子厚文蘇明允文皆不可不看其餘諸家文不須雜看此是自韓學下來漸要展開之法看此要識文體之佳耳其短于理處極多亦可以爲理不明而不幸能文之戒如欲敘事雄深雅健可以當史筆之任當直學史記西漢書先讀真西山文章正宗及湯東澗所選者然後熟看班馬全史此乃作紀載垂世之文不

可不學後生學文先能展開湯沛後欲收斂簡古甚易若一下便學簡古後欲展開作大篇難矣若未忘場屋欲學策以我平日得于四書者爲本更守平日所學文法更畧看漢唐策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范文正公王臨川蘇東坡萬言書策畧策別等學陳利害則得矣況性理治道制度三者已下工夫亦不患于無以答所問矣雖今日事務得失亦須詳究欲學經問直以大學中庸或問爲法平日既讀四書註及讀看性理文字又不患于無本矣欲學經義亦放或問文體用朱子貢舉私議中作義法爲骨子方今科制明經以一家之說爲主兼用古註疏乃是用朱子貢舉私議之說按貢舉私議云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

以辯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又云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次又旁引他說而以己意反覆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只限五六百字以上至于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皆當有以正之此私議之說也竊謂今之試中經義既用張庭堅體亦不得不畧放之也考試者是亦不思之甚也張庭堅體已具冒原講證結特未如宋末所謂文妖經賊之弊耳致使累舉所取程文未嘗有一篇能盡依今制明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

者此皆考官不能推明設科初意預防末流輕淺虛衍之弊致使舉舉相承以中爲式今日鄉試經義欲如初舉方希愿禮記義者不可得矣科制明白不拘格律蓋欲學者直寫習中所學耳奈何陰用冒原講證結格律死守而不變安得士務實學得實材爲國家用而爲科目增重哉因著私論于此以待能陳于上者取焉如自朝廷議修學校教法以輔賓興之制則此弊息矣假如書義放張體以蔡傳之說爲終篇主意如傳辭已精緊而括盡題意則就用之爲起或畧而泛則以其意自做次畧衍開次入題發明以結之次原題題下再提起前綱主意歷提上下經文而歸重此題次反覆敷演或正演或反演或正引事證或反引事證繳歸主意次結或入講腹提問逐節所主之說所



以釋此章之意逐節發明其說援引以證之繳歸主意後節如前又總論以結之如易又彥通所主次一家說又發明其異者而論斷之又援引以證之結之次兼用註疏論其得失而斷之證之結之平日既熟讀經傳又不患于無本矣此亦姑言其大畧耳在作者自有活法直寫平日所得經旨無不可者元設科條制既云作義不拘格律則自可依貢舉私議法此則最妙如不得已用張庭堅體亦須守傳註議論確實不鑿不浮可也欲學古賦讀離騷已見前更看讀楚辭後語並韓柳所作句法韻度則已得之欲得著題命意閒架辭語縝密而有議論爲科舉用則當擇文選中漢魏諸賦七發及晉問熟看大率近世文章視古漸弱其運意則縝密于前但于文選文粹文鑑觀之便見

欲學古體制誥章表讀文章正宗辭命類及選看王臨川曾南  
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宏辭總類等體四六章表以王臨川  
鄧潤甫曾南豐蘇東坡汪龍溪周平園陸放翁劉後村及宏辭  
總類爲式其四六表體今縱未能盡見諸家全集選鈔亦須得  
舊本翰苑新書觀之則見諸家之體且并得其編定事料爲用  
作科舉文字之法

用西  
山法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 讀看制誥章表九日作一日

讀看策九日作一日。○作他文皆然文體既熟旋增作文日數  
大抵作文辦料識格在于平日及作文之日得題卽放膽立定

主意便布置閒架以平日所見一筆掃就卻旋改可也如此則筆力不餒作文以主意爲將軍轉換開闔如行軍之必由將軍號令句則其裨將字則其兵卒事料則其器械當使兵隨將轉所以東坡答江陰葛延之萬里徒步至偕耳求作文祕訣曰意而已作文事料散在經史子集惟意足以攝之正此之謂如通篇主意閒架未定臨期逐旋摹擬用盡心力不成文矣切戒○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溫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溫史夜閒考索制度書溫看性理書如前法○專以二三年工學文之後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自此可以應舉矣三場旣成卻旋明餘經及作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于前竊謂明四書本經必用朱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

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必以讀經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學文必在三年之外所作經義必盡依科制條舉所主所用所兼用之說而推明之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呂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實惟恐得罪于鄉評則讀書不爲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才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說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開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大幸豈漢唐宋科目所能企其萬一第因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爲教爲學凡讀書纔挾冊

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宜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由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私著于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辦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辦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穫云○前所云學文之後方再明一經出于不得已纔能作文之後便補一經不可遲須是手自鈔讀其諸經鈔法讀法並已見前其

餘經史子集音義笏證等書別見書目今不備載。○讀經之後當看全史一過。○看張子邵子三胡張南軒呂東萊真西山魏鶴山程朱門人之書一過。

編修程積齋先生端學

程端學字時叔號積齋畏齋弟泰定進士調仙居縣丞未行改授國子助教時隱士張臨慎爲司業先生與之論文不合未及考卽注代平章素聞其名畱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學士虞集推服之出長筠州幕而卒先生與同里孫友仁慨春秋一經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折衷異同湛思二十餘年作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先生者也。

梓材案黃氏本此下續云子徐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而全本

無

春秋或問

或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天王之天先儒以爲孔子所加子獨以爲魯史之舊亦有說乎曰吾聞諸程子曰春秋因魯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則天王之稱其來舊矣諸侯國史稱天王無足怪者況春秋大義固不在加天子王上然後爲尊王也凡其所以譏諸侯大夫之僭者皆尊王之義愚故斷然以爲非孔子所加也曰張氏諸儒以宰爲太宰夫子責其奉命賄妾特貶冢宰于上士中士之例而又名之以深其罪子獨何以知其不然邪曰此正一字褒貶賊經之弊惡得雷同而許之也況先儒亦有不同其說者乎呂樸

鄉有言曰春秋周大夫不名爵從其爵單伯劉子之類是也未  
爵稱字家父榮叔之類是也舍是無名道矣是故經書宰有三  
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不書氏者士也  
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書氏及字命大夫也僖三十年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書官而不名氏者三公也始使士繼使大  
夫終使三公天子曰微諸侯曰強矣此其旨不亦甚明白哉夫  
以天王之尊而下賄諸侯之妾母何必名其使而後知其非哉  
或問辛未取郟辛巳取防胡翼之曰書甚其惡也辛未至辛巳  
十一日之間浹旬取其二邑故謹而日之也後之談春秋者盡  
不用日月且如取郟取防之義苟不用日月則其實何以明若  
但言以此月取郟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間十一日內兩取其



邑也其說然乎曰此論似是而實非也日月者紀事自然之法也如日月不可用六經諸史將廢之矣惟其有用也是以不得而廢也春秋非不欲盡書日月也然舊史有詳畧焉有闕文焉其無日月不可得而益有日月又不可得而去也無日月而益則僞有日月而去則亂故春秋紀事有有日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也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例爲春秋蠹矣今壬戌敗宋師辛未取郟辛巳取防魯史紀事自然之法也得其日而事益詳魯隱之惡益彰若或不得其日旣敗宋師又取郟取防其惡亦不得揜非聖人特書其日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苟謂聖人特書日以甚其惡

以謹其事則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甚謹乎此其不書日月者也若稱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故曰似是而實非也曰張氏謂二邑非魯之版圖故書取以著其無名者然乎曰取者善惡通用之取邑曰爲惡詩曰取彼斧戕取彼狐狸亦爲惡乎況取者舊史之文非孔子所措之字春秋之作其自然之妙與天地侔天之生物非物物雕琢春秋亦非字字安排其意乃在一句之間而非著一字以爲義一字褒貶乃末世相沿之陋朱子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間求褒貶竊恐不然可謂善讀春秋矣惜其不暇著述也

或問曰夏五無月先儒有曰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

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又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以爲鑒可也然則春秋曷以謂之作其義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辭則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其說然乎曰此卽穀梁之說而益之以辭者也穀梁之辯孫氏高氏備矣此不復論竊謂吾猶及史之闕文孔子蓋謂事之不可知者爾若事之顯然而可見者孔子安得不正之哉多聞闕疑孔子教人闕其理之可疑者爾若理之斷然而可言者孔子亦使人慎言之邪若夏五而無月乃事之顯然而可見理之斷然而可言者而非改易古書之謂也孔子亦豈怱然而已矣若曰孔子筆削可損而不可益當并去五字亦不害于此事之義孔子必不錄斷爛不可讀

之文爲後世訓也秀巖亦曰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疏矣聖人作春秋固謂空言不如行事也使舊史果有夏五之文則亦削之而已存而不益于義何所當乎此必秦漢以後傳者有所脫遺如左氏傳成公二年夏有之比爾必爲之說則非矣

或問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一二三月之差故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于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正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真有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

桓多內嬖冢嗣不立身死而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計起大人格君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與

或問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說者惑于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辯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

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爾瑕苟自立則旣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于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旣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爲伯討爲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爲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爲定元咺之罪立踰年不稱君爲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于一字褒貶之失也

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于事觀之不可于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爲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閒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或問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于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崩薨卒于宋公卒旣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辯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

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與此三傳之妄而先  
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  
甚者則將持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  
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弑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莫如滅國取  
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一書之何獨于召王諱之  
且後世儒者覩傳文而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  
削之者不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豫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爲經  
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直其一助爾而其開晦  
盲旨意碎破文義者不可勝數學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  
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或問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



也未滅而書入惡貳己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是與人爲善之德至是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聖人未嘗誣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于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于譽且有所試其于毀肯誣之哉楚之于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也何以知之楚旣入陳而陳復見于春秋則非滅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于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取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蕭自潰黃氏論其爲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欲求其

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  
或問吳子使札來聘三傳賢之子既辯而有聞矣然泰山康侯  
張氏諸儒矯三傳之弊而以去札公子之稱爲貶得其說矣子  
又不然之何也曰書公子不書公子史氏有常法非孔子去之  
也三傳爲褒而札以名見則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爲貶而  
札去其氏則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可也且  
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豫去公子而貶之乎春  
秋卽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善惡  
也甯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孫林父逐其君  
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皆未嘗去氏也楚  
公子嬰齊公子貞公子壬夫伐宋伐鄭猾夏者也春秋不去公

子公子翬公子慶父弑君之賊也春秋書曰公子翬逆女公子慶父奔莒亦不去公子季札不過因讓致亂春秋乃去公子以示貶何輕重之失宜乎朱子曰春秋正誼明道貴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夫朱子雖未暇及乎春秋而其正大之論亦可見矣張氏親承朱子之教以授春秋之託乃亦爲此穿鑿之說豈不悖其師哉

或問公侵齊張氏謂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然乎曰不然也侵曰侵伐曰伐隨事命辭豈以用兵無法而改伐爲侵乎使實侵者何以命辭乎使侵而有法可改書曰伐乎是皆抑揚予奪之弊學春秋者所當痛掃也

或問公至自夾谷任氏師氏諸儒謂不至以會而至以地爲孔子之會異乎常會以禮義勝而地名不可沒者然乎曰不然也桓二年公至自唐盟我文十七年公至自穀盟弑賊也定八年公至自瓦會晉師也未見其以禮義勝也何爲皆至以地乎畏齋門人 晏徐四傳

蔣敬之先生宗簡

蔣宗簡字敬之明州人程畏齋歸自江東先生執禮爲弟子畱其舍旁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之迹靡不參究遂棄科舉之學未幾卒

梓材謹案成化四明志先生爲朱尚書猷之六世孫幼嘗受經于天台翁伯章後師事程氏日與同里鄭覺民王厚孫講明正學

教諭樂仲本先生良

附從弟衍復

樂良字仲本定海人少有大志究心聖賢之學師事程敬叔敬叔呼爲老友至正間以賢良徵至京與黃潛王禕揭傒斯遊講明道術相得歡甚見元政不綱歸隱于大泱小泱之間築室其上與從弟平江學正衍永嘉承復讀書其中以山水自娛洪武初辟爲定海學教諭循循善誘課試有方一時英俊若張信陳韶輩咸出其門

參寧波府志

孝子戚礪齋先生秉肅

戚秉肅號礪齋嘉興人也少有氣節不伍鄉里其兄仕浙東因受學于程敬叔之門得其爲學程法家白紵溪上僻遠城市水竹幽茂甚樂之日攝敝衣冠灌蔬于畦緝魚于淵而戒其妻妾

炊脫粟芼野藿以爲供或勸之仕曰爾非知我者日取古人書  
究其成敗得失有得于中則高歌以爲適事母至孝始豐徐大  
章嘗記其事補

臺臣王先生楚鼇

父起宗

王楚鼇父起宗嘗尹建平爲程畏齋築室赤巖令先生受業焉  
先生出入臺閣卒爲時之名臣

徐先生仁

徐仁受業于程敬叔卒爲乞銘于黃文獻潛

補

仲本門人

晏徐五傳

侍講張先生信

張信字誠甫定海人弱冠補諸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一人

授翰林修撰三載遷侍講拾遺補闕直聲振朝宇

參寧波府志

陳先生韶

陳韶

宋元學案卷八十七終